

G·史坦因著
夏漢譯

八路軍作戰力的証人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十

·晨社·

八路軍作戰的力證人
——紅色中國之挑戰七——

著 因 坦 史 · 室 根
譯 漢 夏

• 1946 •

人證的力戰作軍路八

一七之戰挑的國中色紅一

著因坦史·G

譯 模 夏

社 晨 者 版 出
局 書 大 各 售 經

• 版一第海上月七年六四九一 •
有 所 權 版

目 錄

一	美國軍官們在前線的所見	一
二	一個牛津人的證明	一二
三	『我是一個豐衣足食的地主……』	二六
四	敵人的意見	四一

一 美國軍官們在前線的所見

有過一個美國的飛行戰鬥員，當他正在轟炸華北某地日本人所佔領的鐵路線時，他的飛機給高射炮火擊中了。他在路軌的附近安全地躍了出來，爲着要避過日本人，他白天躲着，晚間才步行一個短的距離。離開鐵路線二天之後，他碰到了一羣穿着藍色制服的兵士。他驚奇起來了，他們是日本人呢，還是屬於他曾模糊聽見過的敵後『友軍』的部隊呢？

這些兵士對待這位年青的中尉不祇是友善而已。他們待他猶如對待一個久別重逢的兄弟，他們用着他懂也不懂的語言對他快樂地談着，他們給他喫得好好地，在他表示要吸香烟後的一二天他們還給了他很多的香烟。

他第一個碰到的人祇會說一點點英語，這個人告訴他，他現在是和共產黨的八路軍在一起了。到中國還祇二個星期的他從來也沒有聽見過什麼八路軍，但是，共產黨這個名字是他聽來熟耳的。不久之前他遇到過波士頓廣場上去阻止共產黨的演講員呢。

救他的那些人是民兵，是輔佐八路軍作戰的農民。在他跳出飛機的時候開始，他們一直沿鐵路線找尋着他。他們要他知道，他們是多麼快樂地終於找到了他。他們還對他抱歉，要他等了這麼久才給他香烟：他們必須從一個傷軍警衛着的敵人兵舍里取得這些香烟，這樣的事情是自然需要時間的。

最後，他同一個八路軍里的醫生，一個奧籍的猶太難民踏上了去延安的路，他看見了許多晉冀察抗日根據地的情形，而且還在當地的軍部里過了幾天有趣的日子。在許多星期的步行和騎程中，在八路軍帶他越過各個敵人防線的那些緊張的鐘點中，他有很好的機會去觀察共產黨作戰地區的狀況和活動。

當我在延安碰見他的時候，我發覺這位中尉對於『中國的共產黨』充滿着熱忱：這不但是爲了他們曾經幫了他很大的忙，而主要地是爲了他們是真正的戰鬥員，所以他才敬佩他們。也正因爲他對於中國的整個形勢有着這樣一個完全客觀的見地，所以他對於共產黨地區作戰力的見解，他對於人民與共產黨軍隊之間的緊密關係底見解是特別寶貴的。

美國的軍事考察團問得他非常詳盡，他那真實而回答彷彿證實了延安的領袖們所說的他們在敵後區域里的作戰力量。

考察團的團員們把這位中尉的日記和不久之前從八路軍那里得來的一幅地圖比較了一下，這比較證明了共產黨所控制的領土實際上比他們說的要多。

『如果我不是在服兵役，』這位中尉說，『我情願回到國內去作一次旅行演講，把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形告訴我國的國民知道。』

幾個月之後，我在紐約碰見了轟炸員漢旭中尉，他的飛機曾給損壞得非常厲害，之後他就同他的其他人員在華北的另外一個抗日根據地被追降了下來。他們一共在那邊過了二個月，他所看到的也使他同樣地感動。下面是他告訴『午報』的他那經歷的主要部份（見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午報），而且還是經過美軍當局檢查通過的部份。

『在全民的抗日戰爭中，共產黨已在他們所統治的地區里把中國的人民有效地組織了起來。即使是在我被迫降陸的荒僻的山區里，那些連什麼地方有戰爭在進行着也不一定知道的農民們，在我們出現的時候却知道究竟怎麼辦。共產黨曾經命令他們注意可能被迫降陸的美國飛行人員，而且還告訴他們必須好好地當心我們。』

『我們被領到了一個附近的村子里，喫了東西，穿了衣服，然後又被領到了這個地區的軍部里，也就在這些地方，我千萬萬離地看到了八路軍和民兵所進行的抗日戰鬥。』

『共產黨曾經舉行了一次戰爭成果展覽會。各地出席這個展覽會的公民在萬人以上。陳列品中有

游擊隊從日本人那里藏獲的武器，有敵人的馬槍，機關鎗，白砲，甚至還有榴彈重炮。

「但是他們並不單依靠着敵人，他們製造着自己的來福槍，甚至還以樹幹製成了大砲。這些以炭粉作底的炸藥來開放的大砲。

「在手榴彈和地雷的製作中，中國人表現了真正的聰明。他們把廢鐵，破碗，碎瓶，還有空心的岩石來作炸藥的外衣。這些手榴彈和地雷雖然簡陋，但用來反抗日本却是功效卓著的。

「和美國的配備來比一比，這些武器是原始的，但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些人民不管手里有的是什麼東西，他們却能夠盡力作戰。我不得不驚奇，如果他們有了少數我們那樣的機關鎗和白砲，那末他們可以完成怎麼樣的一些結果。

「使我驚奇的是，他們有的雖然非常之少，他們的進展却是非常之大。展覽會里有一部份包括着許多地圖，這些地圖指出了他們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里的進展。單在一個地區里，他們就從敵人手里收獲了一八九九平方哩的領土，解放了五〇〇、〇〇〇以上的人民。這些地圖所涉及的有十五個這樣的地區，解放的領土一共有三〇〇、〇〇〇平方哩。這些地圖的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因為許多得到它們的人都曾實際地參加過這些有關的戰役。

「我對於他們在農業生產方面的邁進尤其感到興趣。沒有一種可靠的「充份的糧食接濟，抵抗運動是會崩潰的。在展覽會里就陳列着各種改進了的小麥，穀物，以及在共產黨經營的實驗農場上生長起來的其他產物。生產部長是美國明涅蘇太大學的畢業生，他訴告我說，種子是從美國式的收穫中取

來的，現在正在種植着，分配給整個區域里的農民。

「他們還在做着種植新式蔬菜 and 菓子的實驗。灌溉的計劃也正在加以發展以便開墾荒土。有一個區域在從前有二六〇〇畝荒地，但現在是生產起來了。實驗農場里畜有家畜，農民們正在被教育着怎樣去正當地當心牠們。自從離開了美國之後，我第一次喝到的牛奶就是從共產黨所養的那些好斯頓種乳牛那里擠出來的。」

「八路軍的部隊是幫助生產運動的。他們幫助農民收割，甚至他們自己還有小塊的土地。依照八路軍中的規律，每個士兵必須墾植三畝地（等於一，五英畝），滿足養活他自己的三個月糧食。其餘的由軍隊來供給。這個計劃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就，因此在這個經常鬧災荒的地區里，共產黨人貯藏了二年的穀物來預防旱荒和意外。」

「自從我回國以後，我聽見人們非難說，中國共產黨是不打日本鬼子的，我能夠發誓說，他們是打日本的。農民們正由八路軍教導着怎樣放槍，又怎樣埋置地雷。他們也正在受着游擊戰術的訓練。農民們從周圍幾百里的地方趕來受訓，然後再回到家鄉去參加正規部隊的反攻行動。」

「在經濟領域內，私人企業正在被鼓勵着。各種各樣的合作社，從二人開設的至許多人合享利潤的合作社在每一個地方開辦了起來。他們出產的物品有皮件，軍火，被單，制服，綢帶，許多樣式的簡單工具，還有其他各項不但作爲軍用而且也是作爲平民消耗的東西。」

「與共產黨領袖談話的結果，證實了你在觀察人民和他們的活動時所不能不意識到的印象，那就

是，民族主義比共產主義更來得重要。

『這是件有趣的事情，我注意到在縣城里的公務人員宴請我們的地方，領袖們都是紳士階級——十分明顯的紳士階級。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受過很好教育，家庭在村中住了幾百年的人士。他們是地主，商人，以及公務人員。他們正如你可以在美國發現的民政領袖們一模一樣的人物。』

魯登是國務院的議員；他在中國有很悠久的經驗，他同時也是美國駐延軍事考察團的一員，他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季和冬季長期地遊歷了幾個抗日根據地，他回到華盛頓後有個報告說，『這些共產黨正在打擊日本，而且在他們的地區里得到了廣大的支持。』

『旅行大多都是騎騾和步行的』，這報告繼續說，『這一隊人馬經常由中國的游擊隊護衛着越過了山道，涉過了森林，跨過了，不斷地跨過』日本的封鎖線。他們一路都穿着中國共產黨的制服。這一隊人馬越過山西，在河北住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那里這一隊人馬又分成了各個小股到各處去旅行，有一小隊曾經遠達北平。（在那里依照重慶的領袖們在我們還未離開延安前鄭重地告訴我們的話，那末「那里當然不再有什麼共產黨人了。」）

『他說，中國人把他們的一部份武力當作正規軍，另外一部份當作游擊隊，但是根據他們那種撤退迅疾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那種與敵人——日本鬼子們的搏擊和肉搏，他們都是我們所稱的游擊隊。』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這一隊人中有一個在這些肉搏的一次中被殺死了，又有一次，這一隊人爲着免得給日本人切斷，祇得不喫東西，沒有休息地行軍二十六個鐘點。

「他發覺士兵們對於美國都是很敬佩的，他在這個地區里碰到的人民也是如此。他說，農民們所支持的綱領在性質上並不是特別共產主義的，而是中國的農民階級所固有的。這些領袖們所傳佈的綱領用語是每個人民都能領會的：『喫得飽，穿得暖，沒有人逼得他們團團轉。』在這個繼續不斷的肉搏時期，人民，有這樣的感覺，『沒槍幹兒的到處受委屈。』」

甘世柏少校是美軍延安軍事考察團里的一個美國醫官，他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訪問過共產黨的戰區，他把他的經驗撮要報告如下：

「我發覺到醫務人員對於中國這一部份內的軍隊和公民的需要是非常心切的。如果有人遇到了什麼困難，大家都把這困難歸諸於國民黨的封鎖，醫學方面有這樣的成就誰都不能不感到良好的印象。

「我曾經和本地醫院，醫科學校，以及軍事機關設立的速成班里的醫務人員談過無數次，我發覺他們都非常清楚地了解他們在醫務人員和物質方面的限制。但是我注意到他們斷然沒有『要求救濟』的精神。

「我不是想估計這些人民現在給與協約國的幫助；但是，如果在未來我們要命令這些軍隊進行對日作戰的話，那末我們必須盡一切的力量供給他們在醫藥方面的需要。如果醫藥供應能夠送達那里

轉瞬，我敢斷定它們是會被應用的；不是亂用，或者丟在一旁留待未來。

「根據我觀察醫院里的病人以及存在於本地居民和士兵間的友誼，我要說，任何醫藥方面的改進對於這個地區的農民和軍隊是有好處的，這是提高士兵戰鬥素質的一個因素；因為一個公民不但是家庭的一員，而且也是生產糧食以及把重要物資供應給軍隊的後備。」

有一天，那時我還在延安，美軍的軍事考察團接到了一個無線電報，這個無線電報是一個中國種的美國駕駛員在華中漢口的揚子江附近被迫降落時拍出的，救他脫險的是共產黨統率的新四軍——名義上被重慶政府在一九四一年「解散」了的新四軍。

這位美國的駕駛員報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部陳納德將軍，他是平安無恙地急於回到他在中國的根據地去。

救他的人員願意護送他到國民政府的領土之內，但因為中國政府軍隊的勁旅正在進攻他所遇到的共產黨所統率的新四軍，所以他無法通過。

這個報告最後請求美軍當局要重慶的國民政府停止作戰，俾便讓他歸返他的隊伍。……

議員曼殊麥爾特——蒙台納州的民主黨員——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向國會報告他出使中國的經過時，最後也論到了國共間的爭論。

他說陳納德少將——老中國和美國駐華十四航空隊的司令——把共產黨很高地估計爲戰士，而且還說共產黨和蘇聯是沒有連絡的，這是我以後逗留在中國期間從我與人談話中所得的結論。

『共產黨，』曼殊斐爾特說，『也是應該予以承認的一股力量。在他們統治區內的人民差不多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而且他們還像發展了一種十分民主的政治制度……共產黨是極有紀律的……他們不是蘇聯那樣的共產主義者，因爲他們的興趣主要地集中在土地的改革上面……』

『在他們所統治的地域內，他們堅韌地組織着以進行戰爭，以維持他們的地位……共產黨深入了他們所佔領的村莊，告訴人們他們是來傳佈民主政治的，詢問人民有多少是贊成減租減息的，然後讓人民自己來投票決定……』

『在他們的缺點中間，有一個缺點便是他們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氣概。他們把自己視爲虔誠的十字軍和行善者。他們對於外面世界的知識是原始的；在他們中間也有社會區別，他們也有他們那種獨有的極權和獨裁的色彩。』

『他們的優點是：他們有六十萬左右的優秀的武裝力量，在他們領土內的民主比中國的其他地方更多。』

關於蔣介石政權，這位議員報告說，『國民黨是一天不如一天地被人厭惡起來了；這是由於人民懼怕國民黨軍隊和收稅吏的態度所造成的；這事實的證明就是農民暴動，各省領袖對黨的責難，以及學生的反對徵兵舉動。國民黨說起來是民主，然而做起來却是獨裁的。』

「國民黨是懼怕人民的怒旨的，它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民的支持，而且不允許把它任何的力量用於土地革命方面。但是國民黨始終還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它有委員長做它的領袖，而這位委員長在反日的戰爭中是有特權的。國民黨還有一支有力的軍隊。中等階級都傾向它，而且它始終有美國的支持；

……

「這一種（蔣介石委員長底政治的）策略底不幸結果很顯著地表現在這許多方面：

「一、他差不多用了十六師團的兵力封鎖着共產黨，因此他就不能利用大量的部隊來打擊日本
「二、他曾經因為不能動員中國的資源；不能徵調大學生和富家子弟充當兵役，又不能使他的部隊獲得食糧和醫藥接濟而使中國的戰力低落。

「三、他沒有把囤積的風氣阻止；他沒有把通貨的膨脹遏止；他却允許商人和地主大發其財。

「四、他不能在高租高息方面改進農民的狀況」。

「在目前這種制度之下，被徵入『國民黨』軍服役彷彿受到了死刑的判決，因為兵士們很少受到訓練，食物，和裝備。由於上司的非法揩油，他們都是挨餓着，非常可憐地裝備着。司令們垂涎着他們所收到的東西，於是再把它們像潮水樣地流到黑市去使他們自己發財。一種公正的糧食供應管理是必要的，否則中國的軍隊就不能盡其所能發揮戰力。

「當我開始這個使命的時候，我以為中國的問題是供應，但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之

間的合作，一向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們的軍事和外交代表們現在竭其全力在彌縫這個裂隙，而且使中國人在自身之間有更大的合作。』

『他們認爲蔣介石的地位是非常困難的，他怕對共產黨讓步，因爲這會影響了他和他的獨裁。』

『他們要中國人同心戮力團結起來，因爲祇有這樣，才能在亞洲方面獲得勝仗；他們而且還要一得到勝利就把他們在國外當兵的孩子撤離中國。』

『他們所最關心的是營救美國人的生命。』

『他們不管中國會變成一個農業國還是別的，曼殊斐爾特扼要地說，『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打着日本，而且代替我們解去了那末多的重負。』』

二 一個牛津人的證明

這是一個外國人的證明，這個外國人自珍珠港的那天起就跟八路軍一起在戰爭區域里了：這位外國人就是林邁可。他是著名的牛津大學巴利和學院院長的兒子，從前是英國大使館駐重慶的報道使長，曾在北平美國教會所設的燕京大學當過講師。

「協約國內的意見非常低估了共產黨武力在華北的重要性，」林邁可在我們第一次在延安的談話中告訴我，這一次談話差不多每天都談地繼續了好幾個月。

「他們的實力和潛力都比一般所認識的爲大。一般人都不知道共產黨人底果敢的領導以及和人民的真誠合作給了共產黨的軍隊以怎麼大的力量。」

「如果八路軍和新四軍祇要有了可以充爲他們從日本人那里奪來的來福槍和機關槍底彈藥的接濟，如果八路軍和新四軍祇要有了能夠用來摧毀敵人碉堡的相當數目的輕武器，那末我想，我們可以相當安全地說，華北華中的日軍就會總崩潰，而且遊擊活動就可能很快地深入到滿洲去。如果日本人不能再堅守他們狹小的警衛點的話，那末日本人整個的碉堡制度就將變得脆弱無力，除非日本人大大地增強他們的警衛點而且把大炮接濟它們，——這一點是非日本人所能爲的——那末就是鐵路線也將不斷地受到騷擾。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美國也能間或地給共產黨軍隊一些空中的接濟，那末共產黨軍隊是可以給日本軍的主要據點以有效的攻擊的。」

「幾年來我都跟這些共產黨的部隊在戰鬥活躍的地區里生活着，因此我有很多機會查考共產黨所刊佈的戰鬪情況，關於這些我都有可靠的斷斷知識，我始終覺得這些刊佈的情況是非常正確的。我想，這里向你提供的共產黨實力和戰鬪記錄的數字至少是合乎正當分寸的。」

懷疑論者也許會把林邁可稱爲爲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同盟」旅行者，如果他們看見他穿了寬大的八路軍的制服，他在戶內戶外所戴的破落軍帽；他那雙給勞動磨堅了的手，他那破碎了的眼鏡和烟斗——看起來比任何一個你在延安看到的遊擊隊員更像——那末這些人就更要如此稱呼他了。

在某一種意義上說起來，他從那一個北平的十二月的早晨起就是八路軍的同黨旅行者了。那個早晨，他的太太趙力（譯音）剛在無線電里報告了沒有幾分鐘，於是就有日本憲兵來報告了，於是他們